

记者文集

董俊生 任清顺 主编

张彦仲新闻作品选



辽宁民族出版社

目 录

| | | |
|-----------------------|-----|----|
| 九死一生应不悔，却有丹心照华年 | 彭正秋 | 1 |
| ——序《张彦仲新闻作品选》 | | |
| 生活何尝欺骗 | 刘新洲 | 7 |
| ——为《张彦仲新闻作品选》出版专写 | | |
| 落红不是无情物 | 苗树久 | 13 |
| ——读《张彦仲新闻作品选》 | | |

• 消息通讯 •

| | |
|-------------------------|----|
| 一心为了搞好教学 | 16 |
| ——记许宏燕老师的事迹 | |
| 小北河公社遭特大雹灾和龙卷风袭击 | |
| 奋起抗灾 抢种油葵 | 18 |
| 微阻缓闭止回阀被国家指令推广、使用 | 19 |
| 个体户刘文丽当上省劳模 | 19 |
| 副县长李宝政深入实际 农民上访四年 | |
| 的问题一天解决 | 20 |
| 省委书记李贵鲜深入我市东部山区调查 | |
| 研究提出重要意见 | 21 |
| 这样的专业户谁不称赞 | 22 |

| | |
|--------------------------|----|
| 实行优惠政策 发展庭院经济 | 23 |
| 靠科技翅膀腾飞的企业 | 24 |
| 弓长岭区两颗璀璨的明星 | 25 |
| 辽阳师范学生参加课余党校学习收获大 | 27 |
| 大树底下好乘凉 | 28 |
| 辽阳县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消费教育 | 30 |
| 对青少年进行消费教育很有必要 | 31 |
| 只为党旗添光彩 | 33 |
| ——辽阳市弓长岭交通局副局长、征稽所所长孙正事迹 | |
| 赞“卡楞子”精神 | 37 |
| 辽阳市化纤联合总厂踏上振兴路 | 39 |
| “市场经济”是农民由穷变富之路 | 40 |
| “富和尚”就地免职 “穷庙台”转亏为盈 | 41 |
| 莫让冷泉白流淌 | 42 |
| 洒向孩子都是爱 | 42 |
| 农民勇闯大市场 | 49 |
| 立足改革 面向现代化 | 50 |
| ——辽阳市几所大中专院校教改侧记 | |
| 辽阳从根本上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 | 56 |
| 辽阳公仆攀穷亲 | 56 |
| 市委书记傅克诚 | |
| 接见著名《周易》应用专家、点子大王王跃 | 59 |
| 我市 4 名教师获曾宪梓高等师范专科院校教师奖 | 60 |
| 石文特区变化喜人 | 60 |
| 窝水库度假村，将对外开放 | 61 |

| | |
|----------------------|----|
| 无私奉献的女法官 | 62 |
| ——访辽阳市白塔区法院胜利法庭庭长程玉杰 | |
| 市长与贫困户共度中秋 | 64 |
| 光明日报副总编李景瑞来我市采访 | 65 |
| 辽阳一中西藏班十年成绩斐然 | 66 |
| 辽阳电视台记者张彦仲的作品获奖 | 67 |
| 如何当好中学校长 | 68 |
| ——访辽阳市一中校长邸宝贵 | |

• 电视解说词 •

| | |
|-------------------------|-----|
| 辽阳师范学校在改革中前进 | 71 |
| 一座拔地而起的新县城 | 73 |
| ——改革中的辽阳县城乡建设局 | |
| 特殊的证明——公证 | 78 |
| 辽宁省供销学校教改片断 | 81 |
| 韦盖尼体育中心——连结中巴友谊的桥梁 | 84 |
| 大力推广电子信息技术应用 加速我市经济建设腾飞 | |
| —— | 85 |
| 廉洁·团结·开拓 | |
| ——访白熙敬行长和交通银行辽阳支行 | 90 |
| 一家独特的高智能第三产业 | 93 |
| 为了少年犯的新生 | 94 |
| 绝技国宝——逍遥功 | 97 |
| 梅花香自苦寒来 | 101 |
| 人民法庭为人民 | 103 |

| | |
|---------------------------|-----|
| 古城体坛繁花似锦 | 106 |
| 如何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110 |
| ——访太子河区委书记毛乃祥同志 | |
| 女法官们的追求 | 113 |
| 辽阳出来位降服癌魔的老中医——刘恒业 | 117 |
| 一位康复的癌症患者给刘恒业大夫的感谢信 | 119 |
| 一根银针创天下 愿将医术献乡亲 | 120 |
| 针灸能治“老年痴呆症” | 122 |
| 宋元宗用祖传秘方治疗精神病患者疗效好 | 124 |
| 治疗甲状腺专家——李如燕 | 126 |
| 徐国梁和他创造的“络脉刺血疗法” | 127 |
| 开创气功疗法的新天地 | 132 |

• 呼吁与建议 •

| | |
|----------------------------|-----|
| 柳壕河污染严重 | 136 |
| 尽快搞好矿泉水的综合利用 | 137 |
| 五〇六次客车长年晚点何时了 | 140 |
| 533 次列车乘客挨冷受冻 | 141 |
| 尽快解决这里的污水危害 | 143 |
| 建议组织机关干部到贫困山区扶贫 | 143 |
| 关于撤销广播电视台局分设两台的建议 | 145 |
| 建议从 1994 年春节开始禁止燃放鞭炮 | 146 |
| 读《弄虚作假之风可以休矣》所想到的 | 147 |
| 憋在农民心里的话 | 148 |

| | |
|-----------------|-----|
| ——今秋收粮难在哪儿? | |
| 再谈憋在农民心里的话..... | 150 |
| ——如何解决收秋粮难的问题? | |

• 评论及其它 •

| | |
|-----------------------------|-----|
| 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诗篇..... | 153 |
| 试论文学中的人性与阶级性..... | 154 |
| 赞“做第一等的工作，不为第一等的奖金”精神 | |
| | 164 |
| 浅谈深入生活..... | 166 |
| 试谈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 167 |
| 善用地方色彩浓郁的比喻..... | 172 |
| ——浅谈《瓜棚柳巷》的语言运用 | |
| 美的赞歌 | 175 |
| 我们欢迎这样的评论 | 177 |
| 正确处理工作与学习的矛盾 | 178 |
| 学习经济理论要紧密结合实际 | 180 |
| 当好记者的体会 | 181 |
| 怀念您呀——毛泽东 | 183 |
| 小学生之歌 | 185 |
| 读《晶亮的小雨》 | 186 |
| 致韩忠彦诗一首 | 187 |
| 自题 | 187 |
| 给田泽长老师的信 | 188 |

| | |
|-------------------|-----|
| 无愤 | 188 |
| 怀念我的岳母——那桂珍 | 189 |
| 后记 | 191 |

九死一生应不悔却有丹心照华年

——序《彦仲新闻作品选》

彭正秋

这是一串晶莹剔透的水珠，不因其纤小，在灿烂的阳光下折射出多彩多姿的大千世界；

这是一簇嫣红姹紫的山花，不炫耀华贵，在温暖的春风中散发出清新醉人的芬芳；

这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用浓墨重彩，描绘着古城辽阳日新月异的雄姿；

这是一首高亢嘹亮的山歌，她质朴无华，却抒发出时代的强音；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满腔热诚地呼唤真善美，义正辞严地鞭挞假恶丑；

这是心血和汗水的结晶，这是生命的呐喊，谁能想象她们出自一个被医院宣判为死刑者的手笔！

看完张彦仲同志十几万字的新闻作品，我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掩卷沉思，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好一个传媒战线的拼命三郎！

我和彦仲是老同事、老邻居、老朋友。他为人正直，热心快肠，很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谁有事找到他都尽力帮忙。不以衣貌取人，不因权势交人。当我在职时他没为任何私事找过我，在我退休居时他却事事关心我，为了冲淡失落感，他多次拽我下去采访，我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他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他不以手中的摄像机谋取私利，他采访的对象不少是平民百姓，下里巴人，亲切

随和，平等相待，不摆大记者的架子，更不“吃、拿、卡、要”。凡经他采访过的人不少成了他的朋友，大事小情总爱来找他。白天采访回来，晚上在家写稿夜间编片，星期天、节假日也不休息。别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他依然整天骑个破自行车，不是工厂、学校，就是农村、街道，我行我素，自得其乐。只苦了他的夫人闫雪梅老师，经常发牢骚说：“彦仲这人家里事什么也不管，自己的体格也不顾，成天就是跑呵，写呵，图个啥呀？……”十分心疼，但也流露出为有这样的好丈夫而自豪。业精于勤，天道酬勤，彦仲从事新闻工作十几年，经过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采写、编辑各类稿件上百万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和省级新闻单位经常发表他的稿件，省记协、省台、省报多次评他为优秀新闻工作者，市委、市政府多次给他颁发“宣传辽阳突出贡献奖”，并被评聘为主任记者。今年七月，又被聘为《光明日报》特约记者。这些荣誉，是党和人民对他作出的公正评价。

彦仲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一生坎坷，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他父亲是个乡村穷教书先生，为了养家糊口，带领全家妻儿老小颠沛流离，在1974年从关里回到辽阳老家，在解放战争艰苦的拉锯阶段担任了农会会长，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里被国民党兵抓去，活埋在深山野岭，至今尸骨难寻，时年36岁。怨痛至极的母亲领着四个孩子四处流浪，躲避着敌人对当过儿童团长的哥哥的斩尽杀绝，怀在胎里的小妹妹竟在火车板上呱呱坠地。苦难的童年铸造了彦仲坚强的性格，培养了他敢于向逆境挑战的勇气。解放后全家从沈阳郊外回到故乡西大窑，生活虽然艰难清苦，但充满着光明和希望。幼小的他一边上学，一边帮妈妈拉磨、种地和做小生意。1953年小学毕业在家乡劳动一年后，考进辽阳市完全中学，57年毕业回村当了代课教师，58年满怀爱国豪情踏入了人民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当过文书、文化教员、炮长、代理排长，象雷锋那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1963年转业到省百

货批发站当装卸工劳动锻炼，他不因自己有文化而讲价钱，不惜吃大苦，流大汗。他边劳动，边坚持自学，第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心愿。

在五、六十年代的大学里，象彦仲这样的转业军人、共产党员的调干生不是很多。他以品学兼优、才华出众很快受到学校领导的青睐和同学们的信赖，先后被推举为团支部书记、班长和系团支部副书记，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十年动乱中又把他推到了潮头，可他凭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党性，绝不参予那些践踏党纪、国法、人权的恶行，不做那些人所不耻的越轨之事。他利用当时的特殊身份，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一批老干部、群众和难以数计的国家财产。他不仅没碰过别人一手指头，相反地经常受到围追堵杀，经常东躲西藏，他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拨乱反正以后，经过几年的严格审查，学院和朝阳地区党委以红头文件为他公开平反，并召开群众大会，给他作出了没有问题的明确结论，有的领导也感慨地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作为一个好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尊重人，关心人，与人为善，而不会扭曲人性，去欺凌人，侮辱人，打骂人，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他大学毕业后，当了 10 教师和中学领导，而后又从市委机关调到电台、电视台作了记者。他的许多同学都得到了升迁，担任了要职，相形之下，这个过去的佼佼者现在似乎“矮人一头”了。有人会感到委屈，有人会颓丧沉沦。可张彦仲这个铁骨铮铮的关东硬汉，对名利地位看得很淡薄，他相信各人有不同的生活道路，只要自己努力，行行都能出状元。社会有分工的不同，职业却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他热爱新闻事业，他是学中文的，他认为自己在广阔的新闻天地里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全身心地投入，不惜心血和汗水，不顾疲劳和疾病。他本来有严重的糖尿病，几个加号习以为常。到 1989 年春天，无情的 CT 扫描，发现他得了谈虎色变的

癌症，七月流火的时候，他躺在手术台上接受胃切除的大手术，这在别人可能一蹶不振，而彦仲只休息了半年，又坚持上班，而且更加勤奋，更加拼命。上帝也为他这种顽强意志所感动，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赋予他第二个青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解放军大熔炉中锤炼过的张彦仲用他的实际行动谱写着这首悲壮之歌。

“记者是人民的代言人，我要用我的笔写出老百姓的心里话。”这是彦仲自律的行动准则。在他编写的新闻稿件中，有大量的建议、呼吁和批评，不仅报喜，而且报忧，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他听到一些通勤职工对 506 次车议论纷纷，他先后采访了辽阳、鞍山车站及列车长、乘务员、旅客 30 多人，写成《506 次列车长年晚点何时了》的批评稿，在《人民铁道报》和《辽宁日报》“内部参考”上发表。经有关领导研究后，一周后此次列车被取缔。他在有病疗养期间看到汤河矿泉水浪费感到可惜，在作了大量调查后上书省市领导，并写成《尽快搞好矿泉水的综合利用》建议稿，在“辽报内参”发表，并配发编者按，引起省领导重视，特派专家组来辽阳考察，决定在汤河设立风景区，并采取了矿泉水综合利用的措施。有人遭诬陷，有人因冤案吃官司，有的老干部生活困难……都找他倾诉。他总是尽心竭力地为他们鼓与呼，伸张正义。有个大企业的经理在位时曾红极一时，各级新闻单位记者蜂踊采访，彦仲却没有为他写过一篇文章，而在他被贬职后，彦仲听到一些不同意见，觉得事关重大，用业余时间采访了几十个人，细看了几十万字的材料，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冤假错案，于是他“凭着党性，凭着党、政府、人民喉舌的记者责任心，凭着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冒天下之大不韪，给市、省及中央领导写了“五年改革名扬全国，九载沉案冤贯神州”的申诉信。有人说他是管闲事，干傻事。他说：“我想的是为党旗添彩，为国旗增辉，为改革正名，不考虑个人得失，也不在乎别人议论。”

张彦仲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和农民怀有特殊的感情。他利

用从事记者职业的方便条件，走遍了辽阳农村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他把自己看成农民的儿子，农民也把他看成知心人，好多心里话都愿和他说，因而他写出了许多具有积极舆论导向的好新闻稿和不少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参。他在一些贫困山区采访时，对部分农民还过不上温饱日子深感不安，总想为农民兄弟的脱贫致富竭尽绵薄之力。他在1987年10月给市委领导上书，建议组织市直机关部分干部到贫困地区扶贫，住上一年半载，以至三年五年，带领农民走上共同致富之路。他自己申请愿做第一批下去的人，要求到最艰苦最贫困的山村去。以后他又多次向组织写出书面申请书，要求到最穷最苦最乱的村子去当村干部，而且立下军令状，如果达不到脱贫致富的目标决不回城。组织上考虑他的身体和年龄，没有批准他的申请。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行为，在那些追名逐利之流看来可能是“傻得可笑”，我们大多数人不正觉得“傻”得可爱吗！

文如其人。张彦仲的文品是他人品的反映。他写的消息、通讯、人物专访、广播电视专题，都是尊重客观事实，用事实说话，实事求是，朴实无华。没有溢美的吹捧，没有华丽的词藻，分寸得当，留有余地。他的文风简洁，流畅自然，从不故作高深，老百姓一听就懂，喜闻乐见。他的新闻视角敏锐，善于从平凡小事中发现引人深思的大问题，从普通老百姓身上摸准时代的脉搏。他满腔热情地歌颂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为破土而出的新事物大喊大叫，鸣锣开道。他把党性和人民性溶为一炉，他的新闻作品较好地体现和宣传了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时刻不忘记者是人民的代言人，要替老百姓说出心里话，因而无私无畏，嫉恶如仇，仗义直言，公开报刊发不了，他就写内参向领导反映，为人民鼓与呼，使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

《彦仲新闻作品选》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相信，诸君当能从中浏览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古城风貌，领略在改革大潮中奋勇搏

击的时代精神，感受作者那颗炽热滚烫的赤子之心。彦仲的同窗好友、诗人刘新洲感于他的坎坷身世，赠诗中写道：“已无泪水供言
握，却有丹心照华年”、“九死一生应不悔，同征 ”是对
彦仲人品、文品的传神写照，借用它作为本文的收尾吧！

生 活 何 尝 欺 骗

——为《张彦仲新闻作品选》出版专写

刘新洲

电话里，张彦仲又向我讨给他的悼词——他说过多次，他的悼词一定要我来写。为什么？我俩自结为大学同班同学以来，30多年几乎没有断过情谊上的联系；他的本意我明白，是想听一听最了解他的人（或其中之一）对他的“盖棺论定”式的评价。

理所当然地这次仍然写不成什么悼词，却要写一点文字给他即将出版的新闻作品集作襄序。这至少说明在我们的愿望中——当然，事实上也如此——他活得十分顽强：五十几岁的人，以胃切除4/5的牺牲击败了死神，又一次次摆脱了消渴症的纠缠，像个小伙子似地扛着摄像机，揣着采访簿，不停地往下面跑。有时犯了病，人像快死了似的，可一待从医院里出来，又去忙他的采访。这不也完全称得上一句“难能可贵”吗？谁见了都劝他：你也行了老张，你拍的镜头荧屏上常见，许多文字稿件上了像《光明日报》那样权威大报的头题，连续几年获得特殊贡献奖，副高级职称也评上了，远近之内也称得上是个知名记者了，该歇歇了。他的反应是立刻满脸愠怒，甚至带点鄙夷跟你喊起来：“歇什么？活着干，死了算！”

这是他的一贯性体。彦仲的身世，前些年的说法叫作“根正苗红”，那是羡慕多少人而难以同时具备的条件——雇农出身，烈士子弟，部队复员，大学毕业，作学生时又一直当干部。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特殊年代造就他成了一名特殊人物，“文革”的风拥浪卷，把他推选为整个学院乃至一个地区一派群众组织的“一把手”。这个身份现在说来，可能让人想到某种固定化的形象，有些人也偏偏

习惯以某种固定模式来看待他，这便是历史上容易产生人物悲剧的一大原因。彦仲唯一的不幸就在于，他压根儿不是那种模式化人物却被误认为不能不是那种人物。

其实，在惯于用某种标签或者模式看人的年代，我和彦仲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政治上红星闪闪，而我仿佛无法改变地是只专不红的典型；他只要愿意，就可以叱咤风云，纵横捭阖，而像我这样的人无论怎样表现，也注定要划在另册。当1964年我们一块考入大学中文系一个班读书时，他自然而然地被任命为班长、支部书记等班级内党政最高职务，一个命运宠儿所应有的优越感和积极性，在他身上本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地位定势与生俱来，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但彦仲明白，游于学府而不能在知识学业上取得优势，那就宁可看轻政治条件的优越，也要力争术业上的专攻。——我们之间，就是从他这一追求的立足点上开始合得来的。

同窗2年未满，中国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政治运动。它来得古怪而突然，开始时的学术论争气氛还没有散，便隐隐可以感到某种政治决战的炮声隆隆。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幼稚心理来说，特别是对这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过敏”神经来说，那可真是一次震撼心魄的考验，同时也不必隐讳地说又像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自我表现机遇。像彦仲那种身份条件和对政治教义的敏感与虔诚，自然不可避免（即使他自己不愿意也不行）首当其冲地进入运动的旋涡，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后来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一口气读完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冉·达克》，女主人公因天使长米迦勒的经常显现，受到神的感召，于是义无反顾地率众投入圣战，并奇迹般地获得显赫战功，但结果却悲壮得很——被教会判处了火刑。在我为这位少年圣女掩卷唏嘘之余，一种似曾相识的历史凄壮感及无法弥补的遗憾充塞心头。而我们有幸际遇的那场大动乱，当然不是法兰西中世纪的救国战争，但与战争比，

似乎更其复杂和难以琢磨。

真也亏了他。那是一段疯狂的岁月，好像空气的每一分子都含有炸药，一触即发。无所顾忌的青年学生只要确认自己是为真理而战的，便会做出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来。而彦仲正是站在这一最易爆发的出口旁，表现出冷静与成熟；否则，稍一任性，就会酿成大错。他尽力不使群众走上打、砸、抢、抄、杀的险境，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次流血冲突。然而他并不能完全把握局势，他连自己也把握不了。正如他后来在一篇题为《不愿回忆的回忆》的纪实文字里慨叹的，情形恰恰相反，除了“杀”这一条外，其他刑罚他都受到了。

尽管“文革”结束后，学院、地县委、公安机关一致为他平了反，但随着那场运动本身被历史无情地全盘否定，往事都在历史的波涛中灰飞烟灭；新的浪潮滚滚而来，爱与恨、真诚激越与荒唐狂热，都同样不堪回首。

他付出的许是太多了一——他难以承受的东西也就在此。我怀疑，1976年2月我从南方跋涉几千里长征路“串连”回来，正撞见彦仲被绑架在汽车上，胸前挂着写有“现行反革命分子”黑字的牌子，送到各处去批斗，这种遭遇与天回地转后个别人的成见会使他心态平衡、“理解万岁”。好在他猛烈的碰撞后，能把万千心绪重新组合成一股内在力量，为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突破口，继续以那种常人不敌的热情及韧劲，奉献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的稿件可以上达中央下及村民，为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乃至普通百姓献出一个记者应有的良心。只是，在大量的长时间的感情磨合中，他的身体受到了惩罚。他不断地衰弱下去，人瘦瘦的，病痛刻在脸上。而他仍不屈服，拍片，写稿，制作，一分钟也闲不下来。这就是他“活着干、死了算”的理论与实践吧。

但我要说的绝不是这些。对他，我现在变得很复杂：敬其不屈，乐其不馁，怜其不疲，怨其不变——这个不变，就是不会做到应变与练达。经过洗礼之后，对某些社会现象似乎更容易忿忿不平，谁

劝慰他也无济于事，此“青山易改、禀性难移”之谓也。我与他毕竟共同受到传统政治文化教育，许多想法自然贴近，情感也难以割断。想 1978 年 11 月，我们已分在辽西和辽宁教书，他特意寻我至千里之远。10 年不见，一朝重逢，自然感慨良多。劫后生活，同窗往事，真情与戏谑杂揉，使我凑了《赠彦仲二首》那样的旧体诗：

十年风雨梦犹缠，
“大帅”只身近故园。
松影流歌招旧友，
坚石跪土拜新颜。
已无泪水供言握，
却有痴心照华年。
回首山前山后事，
凌川如染叶如丹。

谈诗练武一窗前，
朝沈周折两笑间。
一至图圈能吞玉，
方知斗室可拘兰。
日出七彩由风暴，
冤雪十年谢中南。
九死一生应不悔，
同征互励写余篇。

——诗前有序道：1968 年与彦仲分手，各赴异地接受再教育。尔后重新分配，千里迢迢，始以信息相顾，然犹未具面叙之机。10 年后，秋光高肃，人心复畅如 12 年前，与彦仲再会辽西，悲喜之情，可无一记欤？念彦仲于“文革”中为地区一派群龙之首，余忝